

绪论 世纪之交阿拉伯哲学的动向

阿拉伯大沙漠，一队接一队的商业驼队，摇着响铃，走过了古代，走过了中世纪，诉说着阿拉伯昔日的繁盛，歌颂着阿拉伯文化的灿烂。阿拉伯人在驼鞍上创造了光辉的中世纪阿拉伯文化，培养出诸如伊本·西拿(阿维森那)、伊本·鲁西德(阿威罗伊)、伊本·赫勒敦等等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哲学家。

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富裕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家的大街上，现代化的建筑鳞次栉比，高级轿车雪弗莱、奔驰、劳斯莱斯等车水马龙，奔流不停；而在贫穷国家索马里等，则饿殍遍野，穷人几乎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面对着这两极分化的阿拉伯世界，人们在惊叹富国之富和穷国之穷的物质文明时，自然会想到阿拉伯人当代的精神文明，关注世纪之交的阿拉伯哲学的动向。

埃及著名大学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胡斯尼·哈乃斐博士是在开罗大学开设阿拉伯近现代哲学的教授，但他曾断然说，阿拉伯近现代没有哲学。而他却著有《我们的当代思想》一书，这是他的一部论文集，收集了他在1968—1971年间发表在埃及《当代思想》、《作家》、《人类遗产》和黎巴嫩《文学》等杂志上的论文，由作者自己根据发表先后编排成书。

对此该作何解释呢？他原来对“思想”一词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认为“思想”是不可言说的一个词语，而只是一种时代的“证据”。

“证据”的含义就是用以区分真假 判断现实 揭示真理。思想家就是这种“证据”的见证人 而见证人又是殉难者。“证据”不仅仅显示现实的真理，而且其本身就是感性的行为，这种行为表示的就是思想家的存在。思想家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使命，那就成为见证人和殉难者。所以“思想”的使命就是要成为“证据” 思想家的使命就是成为见证人和殉难者。

正是在此意义上 胡斯尼·哈乃斐博士写出了《我们的当代思想》这一三百多页的著作。

那么 处于世纪之交的阿拉伯人的时代“证据”是如何的呢 这就是我们在本书绪论部分所要探讨的问题了。

恐怕很难对 20 世纪末阿拉伯人的思想动向完全把握住，因为阿拉伯国家实在太多了，无论怎样概括，都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弊端，所以我们所揭示的，只能是阿拉伯思想界在近几年来比较活跃，而且有可能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发挥作用的思想动向的大致轮廓。

我们可以先概括地说明如下，处于世纪之交的阿拉伯思想是这样一种格局：由于生活方式的多变，造成统治思想的多向、文化结构的多元、思维方式的多维。

自从 1798 年拿破仑称雄金字塔、占领埃及之后，阿拉伯世界进入近代。近代的阿拉伯历史是一部屈辱史，阿拉伯人在驼鞍上创造的文明抵不住坚船利炮的攻击，阿拉伯大片国土都沦为殖民地，分属于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进入现代以来，虽然阿拉伯国家相继脱离殖民统治而先后独立，但一个统一的有完整国土的阿拉伯国家已不复存在。50 年代以来，虽然有些阿拉伯国家曾做出过联合为一的努力 如埃及和叙利亚 1958 年成立的政治联合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只幸存了短短的 3 年，90 年代又有南北也门合并

而成立的也门共和国。无论如何，这只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联合。90年代伊拉克侵入科威特的失败，已经宣告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在本世纪末已没有可能。

由于阿拉伯世界处于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包括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加上现代以来不同阿拉伯国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战略，在苏联解体以前，亲美者有之，亲苏者有之，亲英法者亦有之，中立者亦有之。亲哪个国家，就不同程度地受到哪个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有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此一时期亲美，彼一时期又亲苏，这就使本来不稳定的阿拉伯国家分别接受着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挑战，产生了多变的生活方式。

就拿伊斯兰教产生的腹心地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来说，本来他们有一定的共性，受伊斯兰教固有文化的影响较深，严守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个例子说明在这些国家生活方式的些微改变是多么困难：70年代，沙特阿拉伯国家议会坚持反对政府引进电视机的协议，电视机被视为对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伊斯兰经典是不允许的。面对顽固势力，国王费萨尔心生一计，只得趁议员开会的时候，让其卫队队员把议员们的汽车空调搞坏，议员们坐没有空调的车子回家，费萨尔用此例说明引进汽车和引进电视，都不是伊斯兰教经典所反对的，这才通过了引进电视机的协议。

另有一件事更为生动，那是 1978 年 1 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出访沙特阿拉伯，抵达利雅得机场，正值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传来晌礼的宣礼声，这时为欢迎吉米·卡特总统的军乐队全体放下乐器，跪在机坪上开始礼拜，把美国总统闪在一边，使他很尴尬。这样的局面一直到礼拜结束。

在沙特的邻国科威特，豪华的高级轿车雪弗莱、奔驰、劳斯莱

斯等来往奔驰，显示着科威特人所接受的西方物质文明。科威特贵族老财们虽然还恪守伊斯兰传统，但在生活方式上却愿意受到西方的影响。科威特市城东区有一座新建成的海湾商业大厦，售货大厅内聘用了 50 多名外国女售货员，身穿漂亮的西服裙，彬彬有礼地接待顾客。

更有甚者，在受西方文明影响较大的埃及，80 年代的开罗大街上，曾有身着三点式泳装的埃及女郎招摇过市，这和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女人除手、眼之外，视全身为羞体，用黑袍和面纱把全身从头到脚都遮盖起来，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

伊斯兰教本是禁酒的，但在埃及、伊拉克，甚至在科威特，都出现过酗酒者，这更是向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说明阿拉伯世界的生活方式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与多变的生活方式相适应，阿拉伯各国领导人的统治思想是多向的。在沙特阿拉伯，有思想上较为保守的瓦哈比教派的领导人，奉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为金科玉律，愿意恢复和保持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洁性，伊斯兰教的原始法律对王室成员也不例外，对盗窃犯，严格按《古兰经》的规定，第一次抓获砍左手，第二次抓获砍右脚。王室成员违反伊斯兰教法也与庶民同罪。

埃及领导人从纳赛尔、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在统治思想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埃及当代领导人穆巴拉克来说，其思想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系。从感情上，他采取亲西方的政策，羡慕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他不断遭到国内势力强大的敌对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攻击，在埃及议会中也有来自伊斯兰传统势力的反对者，这就使他的西方式民主政治的主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既不可能完全放弃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也不可能完全放弃伊斯兰的思想方式。

同是自命为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萨达姆、卡扎菲、布尔吉巴 叙利亚前领袖复兴党领导人，又有许多不同。萨达姆本人有浓厚的黠武主义倾向，加上他在海湾战争中的被制裁，故其思想在阿拉伯世界已没有太多的市场。而卡扎菲则不然，他本人不仅是一位抵制西方的民族英雄，而且自己提出了系统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体系中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卡扎菲的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绿皮书》之中。卡扎菲认为，社会主义道路多种多样，但因为条条道路都和它起步的基础相联系，这起步的基础又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因为每个国家自身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异。伊斯兰国家所实行的只能是伊斯兰社会主义，是真正宗教信仰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劳动，就是每一个人都参加生产他所消费的东西。所以社会主义就是不知疲劳的集体劳动，人民中的劳动力量即工人、农民、非剥削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士兵团结一致，就会建立起社会主义，引导走向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幸福社会，这是因为它是自由的。而只有当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并把这些需求从他人的控制下支配下解放出来时这个社会才能实现。据说在他治理下的利比亚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典范。

在 60 年代，叙利亚复兴党也开始提倡社会主义，提出了“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在事实上 叙利亚复兴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它被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延伸。这种社会主义不提倡工人阶级专政，允许私有制的存在，但在生产工具和土地方面实行合作化 财政、金融、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到 70 年代阿萨德执政至今，这种社会主义已不复存在。阿萨德实行的是比

较灵活的开放政策，鼓励外国资本在叙利亚投资，国有化过程业已停止。所以阿拉伯社会主义估计不会再有市场。同样，由黎巴嫩哲学家法拉赫·安东在本世纪初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人权自由的思想，则始终未在阿拉伯推行开。

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值得一提，它当然没有卡扎菲的影响大，也不像卡扎菲的那样系统，但却也很有特点 那就是他提倡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布尔吉巴强调宪政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 自我改造 通过教育 那些缺乏远见、愚昧无知的人可以改变过来。所以这种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就是要相信人 对人有积极的评价 使人得到提高 而不是倒退。

和伊斯兰社会主义形成不同格局的约旦王国和摩洛哥王国，实行的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约旦国王侯赛因羞答答地提倡要改革国家机构，使其成为真正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使腐化现象在一个以伊斯兰教义和信仰真主为立国基础的国家，没有存在的余地。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则赤裸裸地宣布，国王就是国家，国王同时肩负宗教、民族和政治的三大使命。国王尊重伊斯兰教，保障国家的独立，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国王还代表国家的统一和永世长存。

在这多向的统治思想中，哪一种思想会在世纪之交占统治地位呢？抑或是各种思想仍然会对峙着发展下去吧！？

世纪之交和思想有关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文化结构的问题。

众所周知，阿拉伯世界所在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犹太教产生于西奈沙漠，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沙漠，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沙漠。长期以来，这三大宗教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对抗。基督教后来传到西方世界，成为西方的宗教，在本土的力

量反而缩小，但又并不是不存在。对于这三种宗教文化，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它们都将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黎巴嫩，由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了长达数年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但事实证明，这种战争绝无胜利者，伊斯兰教不可能吃掉基督教，基督教也不可能吃掉伊斯兰教。三种宗教并存的多元文化结构在阿拉伯世界会继续并存下去 直到 21 世纪 甚至 21 世纪之后也会继续。

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世纪之交阿拉伯人思维方式的动向，这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当然也是哲学界最为重视的。

阿拉伯人未来的思维方式，仍会保持其多维性。具体来说将继续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 同时 传统和反传统、西化和反西化的斗争也会长期进行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有人继续宣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复兴伊斯兰教的社会思潮，它强调的是强化伊斯兰教初期的传统，以重新确立在当今世界多变的局势下对伊斯兰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伊斯兰复兴主义。

伊朗 1979 年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被认为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典范，在伊斯兰教的产生地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的共鸣。实际上自 50 和 60 年代以后，面对越来越深重的危机，许多阿拉伯人便试图到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中去寻找出路。他们公开提倡的是“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 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在众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埃及的原教旨主义主张更为引世人注目。

埃及至今大约有上千个原教旨主义协会，近 10 万名会员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原教旨主义的核心 是要求穆斯林社会一切应遵循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严守先知遗训，坚决按伊

伊斯兰教法行事，恢复伊斯兰教初期在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地位和尊严。但其真实目的，只不过是托古改制，使伊斯兰教与人们现实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相协调，这样，既可以抵制外来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渗透，又可以达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现实。原教旨主义思潮，在本世纪末仍是最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

伊斯兰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创立至今长期存在的一种思潮，初期的苏非派、哈拉智和后来的安萨里是伊斯兰教史上著名的神秘主义学派和人物。其中像苏非派的人物有吃玻璃、走炭火、生吞活蛇、狂舞等极端行动。今天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当然不再有这些极端行动，而是借助奇妙的想像力，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如黎巴嫩诗人舍费格·马鲁夫的长诗《仙境》，就写了如何骑着自己的魔鬼去上天，游历精灵群居的仙境和恶魔所在的地狱，借以抨击人间社会的种种罪恶。黎巴嫩著名作家米哈依尔·努埃曼虽然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较深但他很注重幻觉和现实、虚构和真实的悲剧性冲突，其著作有反映轮回转生的神秘主义倾向。他在《来世的食粮》和《相会》这两部有影响的著作中，就阐述了世界的存在是完整而充实的，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是无穷无尽的统一。他提倡存在的统一是永恒的，生命和死亡之间没有界限。生命是死亡的产物，死亡孕育出生命。至于纪伯伦，在其著作中也有很多神秘主义的东西，抽象而玄虚，宿命论和轮回转世，都是他经常涉及的领域。不过他的哲学，带有更为浓厚的反传统色彩，所以将在后面再详谈。

阿拉伯思想界最值得注意的动向恐怕还是传统与反传统、西化与反西化的斗争。

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传统思想十分牢固，在思想领域和

生活领域均有顽强的表现。除了在前面提到过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维护传统的极端派之外，其他还有很多维护传统的温和派。

伊斯兰教的传统思想在本世纪初，在埃及受到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的挑战。他曾受其师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但他更为重视的是伊斯兰教的改良运动，推进伊斯兰教现代化的进程。他由主张改革宗教、改革教育、改革社会，发展到号召人民起义和人民革命，所以其思想在本世纪初曾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过不小的波澜，但并没有引起很强烈的社会效果。

在阿拉伯世界真正对传统势力打击较大的是“萨达特旋风”。70—80年代，萨达特大胆取消了纳赛尔时期实行的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采取了由国家垄断逐渐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在政治领域则铲除亲苏派势力，主张开放、自由、民主，实行多党制，对外转向亲美国。在宗教领域，他公开倡导“政治里没有宗教，宗教里没有政治”，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行动。萨达特旋风立即遭到伊斯兰教传统势力的反对，埃及不仅被停止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盟员资格，而且萨达特也被枪杀。

政治上的“萨达特旋风”是短命的，而在思想方面，却有另外一股亲西方的旋流经久不息，这就是在当代阿拉伯思想界所出现的反映西方流行的哲学倾向，其代表人物是埃及的阿布杜·拉赫曼·贝达维和黎巴嫩的纪伯伦、艾敏·雷哈尼、哈巴奇·雷耐和埃及的纳吉布·迈哈福兹等人。

纪伯伦本是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大师，但因为他的著作处处充满哲理，故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并不亚于文学界。在他的著作中，几乎都有反传统和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痕迹。他用两种形式即线条（绘画）和文字来展现艺术形象和阐述哲学思想。他接受了西方博爱、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号召阿拉伯人应该跨越时间和空

间、跨越宗教和性别、跨越语言和地区、跨越传统和法律 去探索和追求人生的真谛。他由于善于揭露宗教势力的凶残和虚伪，而遭到宗教势力的嫉视。但其思想在阿拉伯思想界和普通阿拉伯人中的影响，却超过了时间的局限，一直继续到今天。

另一位黎巴嫩作家、思想家艾敏·雷哈尼也是阿拉伯旅美派的旗手之一，其地位和纪伯伦相伯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他作品的基调。在思想上，他揭露宗教界和统治者勾结在一起愚弄和欺压人民的劣迹，对阿拉伯人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提倡社会改革，呼吁他们摆脱封建、迷信、愚昧和落后，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和科学。由于他的著作文笔诙谐，语言幽默，描绘生动，情趣盎然，富于哲理，将神话传说、流风遗俗、生活现状结合起来，追索历史渊源，探求教训殷鉴，鼓励社会改革，故同样有很大影响。

当代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家是埃及作家、思想家纳吉布·迈哈福兹。他是 198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唯一获得此殊荣的文学家。他的地位和影响，有似于法国思想家萨特。他本人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其著作虽以小说的形式印行，但在思想界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的著作以现实主义手法，对埃及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用现代民族意识赋予解释，而对当代埃及社会，则用细腻而逼真的笔触去进行剖析，表达了人道主义的理想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渴望。他的反传统思想虽然也遭到埃及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在整个埃及当代社会和东方世界，却被奉为一面旗帜。

真正在纯哲学领域较彻底西化的思想家是埃及当代著名学者阿布杜·拉赫曼·贝达维。他受德国哲学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提出了一套存在主义哲学理论。他对“存在”意义的提炼，依赖于理性、情感和意志的共同作用，也依赖于活的经验。在他看来，人

的生存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而时间只不过是人生存的欲望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人应该接受短暂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死亡问题上。这当然与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因为伊斯兰教认为死亡是用不着研究的，它是由真主决定的。真主让人生，就生，让人死，就死，一切全凭命运。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黎巴嫩人雷耐·哈巴奇则提倡‘个人人格至上论’的哲学。他把非存在和死亡看作是一种幻觉，提倡人去超越有限的人的存在这一事实，成为超越于宇宙的人的存在。他把个人人格的存在当做至上的，同样也违背了伊斯兰教教义，理所当然地遭到伊斯兰教传统派的反对。

传统派在当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是赛义德·库特卜和穆罕默德·拜希。他们仍然强调伊斯兰教是唯一能拯救人类包括当代人类的宗教，不管是在精神的方面，抑或是在世俗的生活方面，都是如此。因此，他们既反对埃及和黎巴嫩的存在主义思潮，又反对扎基·纳吉布，麦·穆德这样的受西方影响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后者看来，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因此，用不着再依靠抽象的思索和神授的展示，而且遵循科学实证中科学分析的准则，去从事具体和特殊的事情，这自然也否定了《古兰经》所确定的人类的理性来自于真主的启示的根本原则。

当代阿拉伯世界另一个值得重视思想状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对伊斯兰教的失望，对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厌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里去寻找出路，在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为数不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叙利亚的萨迪格·丁·阿兹姆、塔依布·提赞尼，黎巴嫩的侯赛因·穆尔旺等。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与时代及科学相适应的全面的宇宙观。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阿拉伯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并分析当前的社会现实。在他们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才能既否定传统，又不投降西方；既抛弃西方的社会形态，又不回到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中去。

在纷繁复杂又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世界中，思想界就是如此错综地交织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它们之间在当前国际局势更为微妙的形势下，开展着经常性的、持久的斗争，这种斗争既有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也有西化与反西化的斗争，而哪一种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会成为世纪之交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呢？这实在是难以预料的，哪怕是做出一个或然判断，都是不可能的。

甚至于如何看待传统与反传统、西化与反西化的斗争，一般阿拉伯人也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很难避免执于一偏的弊端，或者站在传统势力一边，或者站在反传统势力一边；或者站在西化一边，或者站在反西化一边。但唯有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他所注重的是文化综合和创新的结合。在他看来，文化就像是无数小溪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的大河。小溪流向大河，使河水变得清澄，奔腾向前。小溪正是古今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的代表。因此，只注重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或者只注重现代文化，而不注重对文化的综合和创新的结合，那就会使文化成为一条自我关闭的河流，面临着干涸的威胁。

世纪之交的阿拉伯世界，但愿多出现一些这样的开明之士。

第一章 古代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延续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①

第一节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缘起及发展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是指主张复兴伊斯兰教，使其回到最初的原始教义 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的遗训 恢复《古兰经》“圣训”的真正精神的宗教神学思潮。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公元 9 世纪（伊历 3 世纪）的伊斯兰教法学派罕百里学派，其影响在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国家和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地区。

“原教旨”一词 其含意为根本的教义、原初的宗旨 用于指称宗教领域中的复古倾向，如犹太教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指的就是世界三大天启宗教中的复古倾向。

本章参考文献除注明者外，主要有：艾布·里哲：《政治伊斯兰——南部之声》，开罗第三世界出版社 1992 年 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简明阿拉伯百科全书》黎巴嫩复兴出版社 1980 年 阿布杜拉·阿布·尔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运动》贝鲁特出版发行总署 1992 年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白尤米：《极端现象——起因与治疗》，亚历山大知识出版社 1992 年 阿布杜拉·纳菲斯：《伊斯兰运动展望》开罗麦德布里书局 1989 年（本书所引著作 凡同一版本 第一次出现详细注明出处 以后出现只注明页码。）

总的来说，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引导宗教信徒回到原初教义的宗教复古思潮，但其内容往往不是很单纯的，包括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内容。其一 是宗教信仰性 即遵循宗教信条的原始含义，且要坚信这些信条 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其二 是神学思辨性 即试图展示人类理性思维的精湛才能，依靠逻辑分析，从因则有因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一个结论：真主创造并主宰宇宙及人类，并用这一结论解释当时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进入现代 原教旨主义纳入了现代宗教的思想因素 但由于政治因素、民族问题使不同国家和各宗教信徒间的分歧加大。在世界日益动荡的局势面前，一些社会人士试图以完善或改变现有社会体制，使之更加符合宗教经典和教义条文来号召广大民众，以实现其独立自主的社会理想。^① 因此，原教旨主义无论如何是与原初教义有区别的，这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卡蒙所说：“我们不得将产生于某种社会环境及特定条件下的宗教政治现象，与发生于一千多年前的具有悠久渊源的文化遗产相混淆。”^②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 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正统思想 其学说源于公元 9 世纪伊斯兰教法学家、圣训学家伊本·罕百勒所创立的罕百里教法学派理论。公元 14 世纪 伊斯兰教义学家、教法学家伊本·太米叶继承并发展了罕百勒的学说，成为近代复兴伊斯兰教的瓦哈比宗教改良运动的思想基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复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始教义，在伊斯兰立法及其他领域均以《古兰经》和“圣训”为评判是非曲直的依据 恢复穆罕默德创教时期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反对个人及外部因素对伊斯

参见宰克里亚·泽恩：《原教旨主义与宗教和政治》科威特《政治报》1993 年 5 月 6 日。

米歇尔·卡蒙：《Chronique Politique de la Tunisie 1979》巴黎 1981 年。

兰教的影响。

一、罕百里学派

罕百里学派是伊斯兰教正统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创始人是艾哈迈德·本·罕百勒 Aḥmad ibn Ḥanbal（公元 780—855）。他生于巴格达，具有纯正的阿拉伯血统，父母均属阿德南部落的舍巴尼家族。他的家族在巴格达为阿拔斯王朝统治者服务。而伊本·罕百勒本人幼年丧父，家境衰败。他天资聪颖，在当时科学、艺术、苏非思想、语言、哲学等学科盛行的情况下，家庭为他选择了教法学，希望他成为一名教法权威。伊本·罕百勒专心学习语言、圣训、《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学，此后他便去法庭进行分析和书写的训练。在他还是个 14 岁的孩子时，他已成为一个受人信赖的书记员。语言学是通向宗教知识的大门，在罕百勒生活的时代，伊斯兰教法律学包含两个部分：法律学和圣训传述学。后者为前者的创制伊斯兰法律提供材料依据。因此，伊斯兰教法的确立是由教法学家和圣训学家共同完成的。在罕百勒进入中年的时候，他选择做一名圣训学家。在这之前，罕百勒曾试图成为一名教法学家。他师从具有哈尼夫思想（正统一神教思想）的法官艾布·尤素福，撰写了第一篇关于圣训学观点的文章，此后，罕百勒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圣训学的研究。他博采众家，向各地的圣训学者求教，融汇库法、巴士拉、夏姆、希贾兹等地的圣训学成果。伊历 187 年，罕百勒来到希贾兹，结识了沙菲仪，与之探讨、识别圣训的真伪，并接受了沙菲仪的教法学说。在麦加和巴格达，沙菲仪在教法创制方面的主张，及其演绎原则、推断方式，也令罕百勒获益匪浅。于是，他承袭了沙菲仪的教法理论及圣训的讲述与确认方法，并在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独具特点的罕百里学派。

罕百勒生活的时代正值波斯人建立了阿拔斯王朝，波斯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占据了伊斯兰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古叙利亚文和希腊文的哲学书籍被译成阿拉伯文。在伊斯兰的城市里，各种族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撞击，在社会和思想领域出现了分歧和差异。此外，伊斯兰非正统的思想派别如什叶派、穆尔太齐赖派等理论学说也纷呈异彩。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罕百勒坚决地反对非伊斯兰传统的学说和主张，以穆斯林的虔诚誓死捍卫伊斯兰的正统思想。他禁止在对教法进行确定时有任何的个人发挥，而是依照事实存在，严格遵循教律、教法或圣徒弟子关于教法的意见。因此，在罕百里学派关于教法的决定里不像艾布·哈乃菲及其弟子们那样有许多对假设事件所做的评估性的教法条文。而在沙菲仪的书也有类似的例子。大多数传统派教法学家都不对未发生的事件进行教法上的评估和决定。罕百勒拒绝回答对不存在事件的询问。他对教法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伊斯兰的传统遗训，以及公议和类比的方式，^① 在使用类比时也是采取那些与先知门弟子的训戒相一致的内容。

罕百里派被视为严厉苛刻的教法学派，这是因为该派创始人罕百勒在保持个人贞操和灵魂高贵方面自律甚严，恪守伊斯兰传统教规，他身后的追随者也都效仿他的生活方式，并且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在伊历 233 年发生了罕百里派信徒攻击乐队 砸毁乐器，殴打歌者的事件，招致人们的非议，遭到哈里发的禁止，称他们的行为和主张有悖于罕百里派的真正原则。进入现代，当人们看到宗教的极端行为，就冠之以罕百里派的名称，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① 公议：伊斯兰教立法原则之一，指宗教公社全体一致的意见。

类比：伊斯兰教立法原则之一，是一种推理原则。

罕百里教法学派以《古兰经》为其立法的根本原则。在注释《古兰经》时严格依据圣训及先知弟子的遗训。罕百勒从不认为在圣训与《古兰经》之间存在相矛盾的地方，《古兰经》中包含了一切圣训的内容，这是昭然若揭的。在这一观点上，罕百勒不同于他的老师沙菲仪。沙菲仪派认为圣训是对《古兰经》的阐释。当《古兰经》与圣训不一致时，则选用《古兰经》的文字，而采取圣训的理解方式，以致有些教法学家认为这样是将圣训凌驾于《古兰经》之上了。罕百里派则以《古兰经》经文为首要的创制教法的基础，无论在思考和推断时都不受圣训的局限。同时罕百勒也强调先知的圣训是对《古兰经》的正确解释。

在历史上，这一学派的传播情况可参考伊本·赫勒敦的描述：多数存在于伊拉克的巴格达附近，那里的人们咏颂圣训，传述圣训。罕百里学派最初在伊拉克地区传播，在巴格达曾盛行一时，出现了许多这一派的权威，他们来到大马士革或其他伊斯兰国家，宣讲罕百里学说，阐释和回答有关问题。但这种局面未能持久。由于一些极端的信徒采用暴力的方式以推行该派主张而遭人们的反对，于是追随者渐趋减少。伊历 4 世纪罕百里学派外传于其他地区。法帖梅王朝时期进入埃及，阿尤布王朝时消失。

如果说罕百里学派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只留下了暗淡的一页，那么在近代，它则放射出异彩。伊历 12 世纪出现的瓦哈比派，在教法方面采用伊本·太米叶的学说，而伊本·太米叶的主张则是继承艾哈迈德·本·罕百勒的理论。瓦哈比派建立了沙特王国，萨阿德家族将该派思想传至其他阿拉伯国家。在上一世纪，纳季德及希贾兹地区的国家在各领域全面地执行伊斯兰教法，在国家体制和日常生活中遵循罕百里派的主张，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这些国家